

Beautiful Chinese

| 美 | 丽 | 中 | 文 |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

安宁、包利民 等著

大爱无疆卷
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

一个人的力量

或许微不足道

但只要内心

葆有一种

信念与坚守

就依然可以

让这个世界

充满温情与美好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天津教育出版社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Beautiful Chinese

| 美 | 丽 | 中 | 文 |

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

安宁、包利民 等著
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

大爱无疆卷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TIANJI EDUC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: 大爱无疆卷 / 安宁等著.

—天津: 天津教育出版社, 2013. 12

(美丽中文: 《读者》签约作家美文系列)

ISBN 978-7-5309-7489-6

I. ①微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6373号
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

出 版 人	胡振泰
作 者	安宁、包利民等
选题策划	杜 平
责任编辑	王剑文
装帧设计	张丽丽
出版发行	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http://www.tjeph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唐山天意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	2014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规 格	32开 (880毫米×1230毫米)
字 数	135千字
插 页	2
印 张	7
定 价	21.00元

目 录

安 宁

- 欠你一件温暖的旧衣 / 003
路过有温度的城市 / 006
谁弄醒了做梦的小孩 / 009
无花果也有似锦的春天 / 012
谢谢你为我歌唱 / 015
有没有阳光温暖过卑微的你 / 018
秘密是一朵永远不会绽放的花 / 021

包利民

- 捡拾一地暖 / 029
我只要一句祝福 / 031
领路的人 / 033
温暖的手势 / 035
我在楼顶看到了天堂 / 036
最纯净的仰望 / 039

崔修建

- 爱谁都好 / 045
美善的花静静地开 / 047
他最开心的那一天让人落泪 / 049

天使的样子	/	052
温暖一生的圣诞卡	/	055
在相逢的站台告别	/	057
用金钱买到幸福	/	060

段奇清

职业救人者的“私心”	/	065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	/	069
人人心中都有一朵“幸福花”	/	072
把千万次感动化作一次行动	/	075
善心是一个人最大的福田	/	079
生命是一种渴望感动人间的奔行	/	081
一则温暖的“穿越”故事	/	083

姜钦峰

爱是最好的处方	/	089
纯粹的快乐	/	091
善缘	/	094
神圣的职责	/	096
温暖一生的问候	/	099
珍妮的微笑	/	100
车祸中幸存的母亲	/	103

矫友田

感恩的天空	/	109
生命的绿意	/	111
一捧阳光	/	113

李良旭

- 为一只蚂蚁引路 / 119
我能认识你吗 / 122
卡什拉十八号的守望 / 124
心灵的救赎 / 127
曼彻斯特的晚风 / 132
能在我的博客留个言吗 / 135

鲁先圣

- 只有你不是为财产而来 / 141
友善的力量 / 143
小善成就大业 / 145
恩重如山 / 147

孙道荣

- 帮一个，是一个 / 153
多一句话 / 155
夹在车窗上的纸条 / 158
搓搓你的手 / 160
人生的第一个约定 / 162
拴在门上的黄丝带 / 165
温暖的怀抱 / 167

杨福成

- 不为回报只为花香 / 173

最给力的慈善 / 174

透明的红苹果 / 176

一路开花

一把伞的温暖 / 181

敬畏每种职业 / 183

一生的温暖 / 186

借一度凡尘的温暖 / 188

翻开另一页 / 190

他的心里只有春天 / 192

让你我踏实的陌生人 / 195

山路上的小伙儿 / 197

那些你不记得的事情 / 200

查一路

冬日暖阳 / 205

声音的温度 / 207

博爱，所以无敌 / 209

别动那张餐桌 / 2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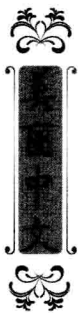
门边有个位置 / 212

拿你当亲人 / 214

一件军大衣 / 216

|| 安 宁

本名王苹，巨蟹座女子，80后人气作家，《读者》等多家期刊签约作家。生于泰山，读于北京，居于青城。外语学士，文学硕士，电影学博士。曾任中学外语老师、出版社编辑，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。文风犹如个性，兼具柔软温情与犀利幽默。已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二十一部。代表作品：《蓝颜，红颜》《试婚》《聊斋五十狐》《呼伦贝尔草原的夏天》《笑浮生》。曾获2009年度冰心儿童图书奖、2009年度北京市政府优秀青年原创作品奖等多种奖项。



欠你一件温暖的旧衣

— * —

他几乎成了我们大学公寓门口的一个风景，当然不是太美的风景。不过是五十岁的男人，却因长年的日晒雨淋，而尽显老态。坐在那里工作的时候，他便像一截枯朽又烧焦了的树桩，孤零零地熬着日子。他的后面，是一排装饰华丽的店铺，面容新鲜的学生，正悠闲地出出进进。经过他的时候，基本上是视若无睹的，只有偶尔踩到了他的工具，或是一块补鞋的皮子，才会蹙起眉来，绕道走开去。他从没有介意过别人的目光，事实上他几乎不抬起头来看人，他的手边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鞋子、皮包和衣服、用具，他需要将他们一一修复到完好的模样。而对面马路的喧嚣和身后的繁华，于他，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背景。

因为自己几乎没有把坏掉的鞋子，缝缝补补继续穿的习惯，所以我对他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好感，觉得他在一排店铺面前，实在是碍观瞻；像是一个人秀美的脸上，一颗大大的黑痣，除非用激光消去，否则一辈子都会让你尴尬难堪。本以为在毕业以前，再不会与他发生任何的交集，但一次意外，却让自己，成了他心中难以消除的印痕。

是一件穿了三年的衣服，拉链坏了，但因为是一个曾经爱过的人送的，所以便不舍得丢掉，拿了去他那里修。他看一眼，便放在一旁，说：“晚饭前来取好吗？这会儿活太多

·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
·



了。”我皱眉想了片刻，只得留下衣服走人。走之前不忘特意嘱咐他一声：“别弄脏了啊。”他抬头朝我笑笑，一点头，算是答应。

当我想起去取衣服时，早已是第二天的傍晚。匆匆赶过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始收摊。看到我来，他立刻热情地打了个招呼，而后将捆扎好的一个大皮包搬下来，一件件地翻找我那件海棠红的外套。找了许久，都没有，我看着他黑黢黢的脸，在昏黄的路灯下，现出难看的紫红色，便不耐烦，说：“一件旧衣服，又不值钱，藏那么结实干吗？”他听了额头霎时急出汗来，急急辩解道：“真的是所有修好的衣服都放到这个袋子里的，中午我还检查过的，怎么这会儿工夫就不见了呢？”我不想听他的解释，说：“或许你家里人拿去了，没告诉你？麻烦你再回去找找，我明天再过来拿。”他一个劲儿地点头道谢，一直看着我走远了，这才弯腰收拾散落一地的东西。

可惜第二天他依然没有找到，他甚至为此在鞋摊儿前专门贴了个寻衣启事，又逢人必问，有没有人看见我的外套。第一次，我看到他在修鞋的时候，坐立不安，眼睛，始终是看向人群的；有那么几次，甚至将针扎到了手上。但我并没有因此同情他，反而看到他在太阳底下，就着咸菜啃馒头的时候，会突然想，是不是他将那件名牌子的旧衣服，故意藏了起来，给自己的女儿穿了呢？这样想过之后，愈加地觉得他是在作秀，不过是做做样子，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罢了。

又过了两天，他亲自跑到宿舍楼下，等我……终于在午饭的时候，拦住我，将一沓钱小心翼翼地递过来。我一眼那卷了角儿的纸币，知道衣服已经寻不回了，便冷淡一笑道：“算了，不过是一件别人送的衣服，没花钱，也旧了。”

没曾想，这句话让他愈加地手足无措起来，足足憋了十分钟，他才挤出一句来：“朋友送的，那真是，更对不起您了。这钱，无论如何您都得收下，要不，我会天天都睡不着觉的。这事，还是第一次，也不知哪个孩子，给顺手拿了去。”我笑，随后摆手，说：“我还有事，这钱你还是收着吧，不过是一件旧衣服，不值钱的。”

此后我便把这事给彻底地忘了；而他，却是刻骨铭心地，记了下来。每次我从他的摊儿前经过，还老远呢，他就冲我打招呼，脸上带着我熟悉的卑微歉疚的笑容；这笑曾一度让我不习惯，常常是绕道走，但还是躲不开他。有几次他还关心地对我嘘寒问暖：看我瘦了，便说别太累着自己；看我脸色不好，便开导说凡事宽容点。同学们皆惊讶，说我怎么突然跟一个修鞋匠成了朋友，我便多次解释，说：“哪能呢，我和他怎么能是朋友？不过是他自作多情，以为自己跟我是多么相熟的人罢了。”解释之后，又有些烦乱，愈加地觉得他讨人厌烦，索性对他的招呼冷下脸来，不再搭理。

他终于看出了我的不悦，不再试图讨好。这样时间很快地过去，转眼我就毕了业，去了相邻的城市。关于他，还有那件旧衣，则被我一同抛在了旧日的时光里。后来有一天，大约是我毕业两年后，我回母校，经过公寓门口时，竟又看到了他。依然是两年前的模样，似乎时光定格在毕业前，再没有前行。看着那一张张鲜亮温润的脸，还有他饱经风霜的容颜，我心中的某个部分，突然地柔软下去。

我下了车，径直走到他的摊儿前。他抬头，脸上的微笑，瞬间变成了诧异，然后便是昔日我习惯了的愧疚和不安：“孩子，毕业的时候怎么也不给我说声啊，我有力气，能帮你搬运东西呢。”看我一脸的平淡，便又接着讪讪补充道：



“当然和别人不一样，对你肯定是不收费的。”我终于在他一如往昔的拼命要补偿什么的愧疚面前，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不过是一件旧衣，干吗您还记着呢，多累啊？”

他停了好久，才低声开口道：“可再怎么旧，那也是您朋友送的啊，给您弄丢了，也就弄丢了您一份旧情；而情一旦欠下了，除非原物，别的任何东西，都是还不上……”

我终于明白，自己一次次拒绝他的补偿，拒绝他的示好，甚至是他一个温暖的微笑、一声谦卑的问候，原也是欠下了他一份难以归还的真情。

路过有温度的城市

— * —

曾路过许多个城市。仅仅是路过。

我记得在 A 城，下车后迷了路，一个人提着大大的箱子，却不知道于车水马龙之中，该迈向何处。那是我第一次去一个遥远的城市旅行，在网上订好了青年旅社的房间，却在出了车站后便找不着北。

那时的我，不过才十八岁，遇人羞涩、拘谨，常常未开口，便先红了脸，忘记了想要找寻的答案。我捏着一张皱皱巴巴的地图，站在公交站牌下，鼓足了勇气，朝一个看上去还算面善的女子走过去。当我将要去居住的旅社的名字说出后，便低下头，等着女子冷漠地回答“抱歉”。可是，我等了足足有一分钟，却没有换来任何的回复。我慌乱地抬起



头，看见女子依然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，站在队伍中，等着公交车开过来。

我以为女子没有听到我的问话，便提高了声音，谦卑地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。这一次，女子终于回转身朝我看过来。我眼里的温度，那一瞬间，几乎可以将自己融化掉。可是，她却只是看看，不带一丝的表情，然后便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，继续等待自己的行程。

我终于在女子毫不留情地穿越重重障碍，挤上紧急刹车的公交车后，彻底地失望了。我站在A城初春的凉风里，觉得那冷，像某一种菌类，迅速地繁衍、膨胀，直到最后，将我吞噬。

也就在这时，身后有人拍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嗨，小姑娘，你刚才所问的青年旅社，我正好路过，要不，我们拼车吧。”我回过头，看见一个壮硕的男人，微笑地看着我。想起报纸上报导过的那些案例，我竟是紧张地立刻提起箱子朝前走了两步。男人在我的恐慌中，突然间笑了，露出整齐的牙齿：“傻丫头，怕我吃了你不成？不过是顺路，想要找个人平摊路费，省点儿钱罢了。”

我终于放松了警惕，表情柔和下来，答应与他同行。我记得一路上他一直在大笑，偶尔会问我几个问题，但大部分时间里，是他一个人在讲；这个城市的种种，在他溪水般哗哗流淌的讲述中，像那蓝天上清晰倒映的枝干，刻入我的生命。

下车的时候，他却很固执地拒绝让我支付我所应分担的那一半车费，而且，因为我的坚持，近乎不耐烦地催促我赶紧下车走人，因为他要赶时间去上班。当我提了箱子下车的时候，他还在与司机侃着当日的小报新闻，眼睛，在后视镜



里，连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

等到穿越天桥，我在马路边上停下来，买了一份当日的报纸，一扭头，看见一辆出租车，从身旁经过。那辆出租车里，坐着那个与我同行了一路的男人。我看见他将手放在窗户上，做了一个可爱的致意的动作。那个瞬间，我看着逆着我们来时的路而行的出租，还有日渐模糊的男人的身影，突然间就对这个陌生的城市，充满了无限的感激。

后来，我再也没有去过 A 城，但我却不断地在报纸上、电视中以及网络里，看到 A 城的名字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新闻，甚至娱乐八卦。我总是能够在铺天盖地的消息里，敏锐地捕捉到 A 城的气息，那种清新的、温情的、湿润的感觉，吸引着我，为之驻足、流连，并将与 A 城擦肩的过往，像一头陷入回忆的老牛般，不断地反刍，反刍。

甚至有一天，当我在路边广场上很大的屏幕前，无意中看到 A 城阔别久远的车站名字时，我竟是站在日渐纷繁的雨中，惆怅地将那则有些干涩枯燥的新闻，细细地品完。

也就是那样的时刻，我知道 A 城已经刻入我的生命，成为众多清晰纹路中的一条，昭示着我日后的行程。

此后我又去过许多个城市，路过，或者短暂地停留，然后离开，奔赴新的地方。我常常忘记那些城市里知名的旅游胜地，忘记被过度渲染的名吃或者名人，忘记它曾经代表的某种荣耀的象征，但是，我却总是在孤单的行走之中，想起那些结实地将我簇拥过的路人，想起那一抹微笑的动人、一句言语的柔软，或者，是一个掌心的温度。

而这样的想念，才是一个城市，于一个路人，最真实的所在。

亦是如此的贴近，让我不断地路过许多个城市，但却，



不仅仅只是路过。

谁弄醒了做梦的小孩

— * —

对门新来了一个六岁左右的小男孩儿，尽管穿了一身簇新的衣服，但那口浓重的河南口音，还是掩不住他初来乍到时的羞涩和紧张。在楼道里遇到过他和对门男主人几次后，便知道他的父母都在北京打工，他又到了上学的年龄，便被父母接了来，暂时住在舅舅家里，并借读于附近的小学。

这显然是一个从小生活在农村里的孩子，趁人不注意的时候，他会爬到小区树上，折了柳条做成哨子，吹出一首嘹亮的曲子。他的书包里还装着乡下带来的弹弓，一不留神，就朝那青天上用力射出一粒石子，嗖的一声恰好击中一只麻雀的要害。起初还有一两个同龄的孩子出于好奇和新鲜，千方百计地接近他，并讨好他教授一些好玩儿的游戏。但那新鲜劲儿一过，再加上男孩儿土里土气的方言，跟北京话有些隔阂，周围的小孩子们便纷纷地远离了他。

但男孩儿并没有因为这样的孤单而显得寂寞，他似乎开始慢慢习惯了北京的生活，或者，是习惯了被人孤立的无助与失落。我很少见到他的父母来这里看他。周末的时候小区花园里到处都是陪孩子散步玩耍的父母，而男孩儿却是一个人坐在花园深处的一张木椅上，沉默不语地抬头看天。我不知道他究竟如此专注地在看什么，天上不过是飘着几朵慵

·
微风也能到达远方
·



懒的白云，还有鸽子迅疾地飞过。我猜想他其实是借这样的方式，来掩盖自己被人遗忘的孤独。有时候我刻意地想要走近，与他聊几句话，却每次还没有在他身边坐下，他就条件反射一样结束了自己的观望，背起书包快步走回家去。

他的舅舅大约在一个单位做着不大不小的官，常常就有人提了东西，在没有月亮的晚上，躲躲闪闪地过来送礼。每一次我都看见是男孩儿在开门，有时客人为了搭讪，客气地说句废话，问他“陈科长在吗”，他就冷冷地闪开身，朝沙发上一努嘴，算是做了答复。他这样的举止，常常会换来舅舅的呵斥，说：“小孩子怎么那么不懂事，说句话还累死你不成？”但有时候，做舅舅的也会冷淡着脸，装作品茶，对来客连欠身迎接的力气都没有；这大抵是因为他的舅舅一眼扫过来者带的东西并不贵重，心里先自不屑了几分，所以也便不计较男孩儿的无理。

男孩儿的舅舅显然是一个擅长办事的人，否则也不会隔三岔五地便有人来敲他家的门。男孩儿当然没有自己的书房，要挤在茶几上，边听大人们谈话，边写老师布置的作业，所以难免走神，在作业本上弄些错误出来。有一次我在楼道里，遇到他的舅舅，正在接听男孩儿班主任打来的电话，说他上课心不在焉，作业也应付了事，竟然还在上面画起画来。他的舅舅便问画的什么，老师便回答说画了一大瓶茅台、一小瓶二锅头，还有个一只眼睛兴奋发光一只则冷淡白眼的男人脸。这件事的当天晚上，我便听到对门传出男孩儿被打的委屈的哭喊声，还有他的舅舅气愤的责骂声。

几天后我便见到了男孩儿的父母，他们的穿着告诉我，这是一对在某个粉尘飞扬的工地上干活的夫妇。他们提了东西小心翼翼地敲着对面的门，我从猫眼里看到他们将手里的